



服部文庫
イ 17
2098



送松前侯詩序

據地志我先王疆理天下荒服之外毛夷攸居其

接壤於我邦者為南部其界於海以處焉者為北部

聲教之所不暨禽獸畜之至桓武之時以坂上田

打麻尾為征東將軍薄伐毛夷攘之於北荒因海為

塞區別內外與羽之間至今稱坂上將軍威化矣北

部凡百餘落地方可數千里率負海依山而居焉左

衽徒跣目不知文言語不通漁獵為生種類雖多俗

略同其稱與蝦夷者部落數十西北界于韃靼限之



以海又距北部數千里東北際天地國于大海中者以十數此等諸種我邦之人舟楫所不及隔絕不通蓋傳聞之云侯之先世起于若狹略定北部爰開城邑國于松前毛之南界東西松前者俗始同我邦其羈屬諸毛猶尚自若於五然歲時酋長各貢其所有朝于松前盡受其政令莫有敢叛者也方神祖膺籙之時命為封國封疆無略掩受諸夷永為國家東北大鎮而以其邊竟之事備豫不虞朝覲不比他服之例率五六載一朝以述所職矣今茲某月今侯以其今珪朝于東都熊皮鵬羽琅玕膺肅貢獻具備

其故

而

拜

而車服之賜亦若其舊章禮畢旌旆將北雄謁侯于藩邨再拜稽首曰侯既承藉先世當國家東北之任而寬厚莊整霽然德度形于容止且邦政有暇願修文學以率群下蠢爾毛人寬以綏之莊以制之被之以文教則自彼先王聲教之所不暨至今自若於左衽之俗莫不水頌陸服靡然相率慕嚮我國家之盛者是侯之所以頓廊祖業之效豈非莫大焉哉僕夫戒矣車乘備矣載驂載駟鸞聲嘒々敢作詩十二韻歌之以應其節爾
送曇龍上人序

曇龍師將歸西肥省其大翁乞余贈言余曰道之不
同不可相為謀我夫子云之笠法氏人其道既異予
我則師與我終不相為謀將如秦越之人可以已乎
姑舍諸我以我所以同于師者言之其唯詩乎萬象
森々流動不息日夜相代于前師朗誦貝文遊戲有
暇則以其餘警宮之高之試隨眼界推遷瀏亮發口
若出金石山耶水耶峨々焉洋々焉我每聞之合掌
之點頭以稱善哉頗知其志。所在師無隱於我矣喜怒
哀樂之不靜我所未免苟有所觸以形于伸吟者師
或有聞之則曰其聲喜怒之因也其聲哀樂之因也

天耳之通雖千里外我無逃於師矣是我所以同于
師者其道蓋存于目擊若寄之翰墨則西肥之逝三
千里而遠猶交臂於十笏室內不隱不逃存乎師與
我者縮地而至不差毫釐不其然乎師行々想方趨
之庭。日大翁聞其宮高亦將必喜曰吾兒克奉無與言
之訓以成斯瀏亮之音則其遊戲所為莫亦有以比
斑衣之舞邪於其將別申之以歌。々曰
海冥々兮白雲飛陸彼岫兮望庭闈君有神通飛錫
去蒼波渺兮片時歸

金井侯四十壽序

賈曆甲戌之秋九月二十有九日維金井侯降自嶽
之日而為大夫士者所謂強而仕之歲也以雄周旋
臺下有年命陳一言以獻萬壽雄也小人芻蕘之言
何足稱揚大人君子壽考哉雖然吾儕小人居恒私
有仰望于侯則值此皇覽之辰趨下執事敢不頌禱
之予千乘之富何欲而不可得焉佳冶窈窕鐘鼓管
籥唯其視聽所適若狗馬弋獵投壺擊球苟意之所
至物莫不至是千乘國君各有斯富以從其所好者
也侯既有斯富有而若無苟意之所至唯詩是至亦
從其所好風詠卒歲每有四時佳賞延雄輩郊館壙

前

簾相和則不知其身之為貴也蓋侯之所以深于詩
者豈翅擣藻如春華協諸律呂之云爾哉其所稟於
天溫柔敦厚之性如鼓瑟琴和樂且湛國君尊重雖
兄弟之親濟人踰之進退有禮嚴如朝典非復家人
父子之比而侯於豹隱公子友愛天至鄂讜之美與
揖讓相仍螽斯振之祉又足以徵其刑于石夫人
及諸媵嘉閨門雍容之化施及家邦一藩人士封內
衆庶其教所被亦成其風是侯之所以深于詩者非
耶有德者必有言宜其發于風詠者爛然有黼黻之
章矣且也侯世家所系源出 國家實自開國之先

方統一時與諸元勳克咸厥功茅土之封彛幹一方
凡諸侯班帝鑑殿爵朝散大夫者為之祭酒奕世相
承德廟之朝先侯以國家元老為風化之首二
十餘年侯少長其間萬機事體百僚準則明解達練
不啻如指諸掌而已矣一旦促裝承堂構之基正廊
廟之位入稱風化之首則吾東方六十六州之大亦
如其封內聲教所暨至吾儕小人編戶之民誰有不
蒙其福者予詩之所至禮樂尋至三代之盛於是予
觀焉其兆蓋在所謂強而仕之歲九月十月之交雖
嶽降神之日當此之時雖後吾儕小人抃舞仰望敢
不頌禱之手詩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
遐有佐侯其有是哉侯其有是哉

送竹大冲奔母大人喪序

會業之日大冲後至而有憂色容止異常謂家君曰
今日將詣門下會有驛書報為盈也母者有恙盈辭
父母遠從夫子受業久矣今聞其臨病欲一見方
寸亂矣請從此辭家君曰孝哉竹大冲病則致其憂
子從我學禮有年今且歸家以其所嘗學事親不亦
善乎大舜之孝親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子速省視
乃為詩送之有嚙指易為感句厥夜山間尋至余驚

遠吊之則匍匐號哭視余口不克言慟絕甚矣余扶
而起之曰子非吾黨習於禮者乎喪禮唯哀為主者
子喪親惻怛痛疾何所可忍而禮教有制使若子至
誠哀有餘者不至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且大人在上
不敢伸其私尊子其安心下氣修矣喪禮齊疏之服
飪粥之食望其國竟哭至家即位成踊衆主人諸兄
皆若鄉黨吊者莫敢不哀人將觀焉曰竹氏之子之
於禮也其合矣乎母大人靈在殯亦當必謂吾兒自
幼行學今既若此葬祭以禮考有終始瞑無所恨行
矣自愛日行百里勿以夜行時東方未明衆星耿耿
復

水冲受諸友吊誓願遂行

鵲巢亭記

百畝之地

而空無輪奐之美蕭然居於竹中者子昌將無所卜
耶子昌嘗謂余曰唯我朝夕之不暇就閑于茲率一
月中一再過耳方其偷半日之閑非敢杜門掃謝
長者之輒然雜賓猥至又非我好二三君子或有辱
于茲至而不迎去而不送我在可也不在可也若其
擊鮮醢酒方丈斯陳亦唯諸君所自供保壽不與焉
茅魁之羹菲蔬之茹亦唯取給於園中庸詎恩保壽

之為而優遊風詠亭無常主是所望於諸君也一日
家君携二三子而至今則覺有灌園之趣而主人不
在入室若歸乃饌乃飲坐於斯卧於斯各自取適不
唯竟日省應對之煩又不知誰為賓且主子昌之望
於是予副焉家君曰維鵠有巢子昌有焉維鵠居之
我輩居焉遂題鵠巢二字而歸子昌喜以名于亭
在城西洪谷子昌者小河原氏名保壽歡於余舊矣
工于書画願事風流云

願成就院修治記

代北條侯

豆之北條邑願成就院主僧某狀曰院中舊安明王

多門二尊之像堂宇毀頽久矣今茲方有繕治之舉
遂命匠莊嚴二尊忽於像中得小木簡面書寶篋印
陀羅尼背署侯家始祖某公護及年月日史氏匠師
等名有白玉徑分寸中舍利二顆像中所藏二尊
若一載祀悠邈莫記其由然而要某公崇信二尊肇
構斯院刻而安之審矣原敢具牒以告之諸事云
蓋我始祖之興翼戴源大將軍於樂推之運侮亡取
亂一匡天下鎌倉霸業興而有力爾後正奉皇子號
令諸侯政自己出致刑錯之隆數世我北條氏於是
予為盛降及九世之末宗祧失守葉裔不絕如縷當

我早雲公之世是利氏失御諸侯虎爭公據祖業所
基包舉八州稱天下強國者五世實為中興雖遭天
正厄運不失通侯壽綿々以奉祭祀施及寡人雖時
有否泰汚隆異勢非享始祖之福奕葉之久其得若
斯乎今按所狀斯院之基于始祖莫可疑者也凡繕
治之事二三有司其左右之苟有所不給々而助焉
事竣之日署寡人名於上梁矣於戲由始祖以降五
百有餘載寡人又傳檀越之稱於斯院由寡人而下
孫子百世尚其享福於始祖永保封邑以守宗祧亦
有新于始祖所安二尊之靈是為記寶曆甲戌月日

勢州國司北畠不知神君祠記

傳曰氏者神之主也苟有其主神將焉之祠神君於
斯曷為祠焉以其兔裘之地不因葬焉神君之先君
于勢數世曷為不祠神君之先而特祠神君焉以其
德遠且至矣凡人之情敬成侮敗神君之先勤王南
朝為國司于勢遂據有焉勢及逐鹿時與隣國虎視
角雄歷世至神君為織田氏所逼身殺國亡北畠氏
忽諸而神君有功德於勢之民莫有聞焉曷為勢之
民不敢以敗之故侮之至今祭祠不怠奉之如在柳
神君之德何有於勢之民而得之於斯乎勢之民之

奉神君也非敢有意報神君有功德於其祖而巍然
祠壇營之子來歲時伏臘祀事孔明俎豆斯列蘋蘩
斯薦水旱厲疫凡百之故未嘗不於是乎祈禳焉不
教而誠不戒而肅觸物而感如葵向日有不期然而
然夫德之聞者非德之至者不識不知頌帝之則至
其莫有聞焉者遠矣至矣神君之德民無得而稱焉
其莫有聞焉者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若為神
君歆幣之民而幣之民祀於神君焉幣之民者神君
之主也主之所有神乃格止神君不歆於幣之民其
將焉歆神君之神千百載食于幣而與其民終始幣
之民奉祀其祖所君不絕其謂之北畀民未嘗不謂
固宜矣神之永止其祠穆々照臨下民降福無疆神
乎神乎無聲無臭其德遠且矣哉寶曆甲戌月日

道遠園記

園名道遠字和鳴侯與其所善列侯若賢士大夫會
心于茲所謂有濠濮間意以同其遊者也或曰將無
待于茲耶曰否侯且惡乎待哉夫南面稱孤之人而
欲巖居川觀苟逢我所適以道遠則華堂雲構今之
所有沈々者如坐塗炭一彼一此必從我所適脫躡
我所不適是以快意也將不曼影者未能忘懷侯不

然侯之就國其封內山川有魏之然者有湯之然者
俯仰取適道遠自恣不可一二數而迭歲東觀則遊
矣西土焉有待於彼而能適於此乎不待於彼不待
於此之而取適春日適之歲云秋矣絲竹在傍旨酒
盈罍言詠彌日式讌以行列侯往焉賢士大夫往焉
如雄筆亦往焉大鵬乎斥鷃乎斯於道斯於遠各適
其適侯遊于其間昭曠合真人之致軒裳圭紵布衣
韋帶物之與我同焉相忘亦且適遠自恣是侯之所
以名園者其然遠其然乎若夫園之所勝題詠凡十
不
侯乞某之侯各分賦之肅亭壁上雄也何言

夢記

不知其始不知其處春日熙々塗遇大人十乘萬騎
簇而至雲旗蜺旌彌于十餘里和鸞之聲盈耳前驅
稱驛余避伏下道大人問其御彼何人也御唱余名
冕興於傍跳而起凝有一人宣言曰獲焉者侯衆逐
之余亦從焉至中林而廢弗及將歸凝不可起恍然
自失矣渴甚遠聞泉聲鏘々跡聲而前道狹荆棘蒙
密僅可通人行數十步泉聲漸近而道愈益狹荆棘
愈益蒙密所觸刺體殆不通通踣躄而出得一大溪
始達泉處緣溪而行且行且飲吾其夸父子岸上見

先彌字十
餘里者望
之亦不知
其所之

二人爭取遺金余走避一舍自戶隙窺之二人搏而
不已弱者倒強者左摔其頭右攫其金絕叫而去聲
不絕耳其人已滅矣回顧舍中婦人在襜赤子匍匐
就懷婦人自若臭達于遠殆不可言乃知赤子食於
其死母者也余熟視之泣下數行哀慘甚矣主人自
左廂出怡無戚容揖余似面相熟者導上東堂歷席
而進省識曲折則舊過處也堂上先已會者凡十餘
人至則各興為拜余亦答拜皆反坐余亦就席有逆
者有遠者有舊識者有新知者有未嘗相知者有嘗
既為死今也在斯者余竊怪之主人命饌唯際具置

而
如列侯童子裸裎行酒獻酬良久欵曲雜然先哀慘
者亦復忘之酒酣困甚私起避之步於中庭數匝不
謝去彷彿遂登四墮之丘須臾天旋地轉俯仰異觀
所營無方非萃非岱有逞其隆崇者非江非河有擅
其浩汗者瀟迤郊原莽然無際雲蒸雨施草榮木實
將為春焉將為秋焉閭閻城邑往々碁峙其間千品
萬象凡目之所寓如指諸掌不可一二名狀於是氣
逸神馳有將周流四極之志冷然似御風者欲已不
能任其所之忽忘遠近直至一處笙聲嚶亮樓閣豐
敞觀一麗人憑軒檻盼余而笑乃歌曰有旨酒兮盈

我壘花復阜兮誰及時余欲和之彷徨樓前寔有足
音厲起于後長丈餘被髮杖戈眼光爛々怒而從余
々倉皇欲走俄變繫散而逃追急左右無徑欲匿樹
下忽覺墜井若自天降未知所止空中有附耳喚者
遽々爾覺流汗洽體良久神定矣童子在側曰先生
厭予奚為聲氣之急也時漏鼓未至四更青燈耿耿
四隣蕭寂嗟予悠悠々三萬六千日今之覺者亦將幾
幾嗟耶感而記之

荒井全哉君墓碑銘

君諱盛武稱佐大夫其先葦名氏世家奧之荒井子

孫因氏焉五世祖諱盛次天正中委質負山公以控
弦卒長始臣于仙臺其孫諱某以次子別賜食邑是
為君曾大父君父諱盛定母氏新妻君仕自弱冠當
昔山獅山二公世從公事於東都凡三十一反其間
所歷度務皆稱其職享保中今侯尚雲松公主以君
為之傅班羞富國老僅三等因遂移家東都及公主
捐簪珥仍居其班以內老服事歷事三世賞賜加秩
前後不可勝記恩禮日厚屢乞致仕弗許賜杖上侯
館特為優待元祿庚午君生之歲也以寶曆甲戌冬
十月晦而卒年六十五葬于東都高繩東禪寺中號

二皆全哉居士孺人綱代氏生二男一女三子。不育其季女長養同藩。今田氏仲子以配為嗣。名盛從字子政。云子政致書余家。君曰孤嘗見夫子。今也斬焉。在纒經中。與有荒井氏。舊兆孤不能奉先人喪。以歸葬焉。朝夕哀至。則皇天焉。如有求而弗得。誠得夫子。辭鑄先人行事於石。春秋祭祀。使為吾家子。若孫者。永從事於與之舊兆。先人豈以孤為不可為者乎。孤之願也。夫子有意乞命之辭。即不得命。使門下一二君子。其代夫子以稱孤之願。無已可也。唯夫子圖之家君。乃命余。塞其需。余不知君於子政。亦無半面識。然

而據其所狀。觀之。君將終命。子政唯以事志于君而已。他無一言。宜歷事三世。獲守其君。終始若一至剛毅質直。操尚有守。蓋與人之風。又有可想。若子政所乞。亦孝子至誠也。是可為銘。曰
父母之邦。仕亦於斯。無不之者。其將安之。

富田俊治墓碣

亡友子徵氏。姓富田。名孟信。一字俊治。初子徵與竹大冲來于東也。以同社故。共兄事余。同筆硯。共卧起。壬申之春。余身彥三病而死。二人終始。助余省視藥餌。幹理喪事。畢。兄身誼葬。後子徵西歸。余為詩而別。

歸而未幾父卒尋嗣不得復東寶曆乙亥四月十二日卒年二十九距彥三死僅四載皆不娶無子所病亦同余益傷焉子徵其病也余不克視焉其喪也余不克臨焉母氏二姉營在疾余不克存焉雖山河之邈使然生死有負幽冥中其謂我何余與大冲言而悲之子徵為人真率欵曲凡一承顏則少長歡然稱之問至之日嘗蒙霑接者莫不流涕况余輩有同社兄弟誼乎張之名護屋其鄉也先考諱廣包以虜著起資累千金以子徵幼不樂轉貨之業有志遊學從其所好豐給而東因曰兒能成立乃公使爾不乏

而晚不如意家道失喪子徵一旦承其梗澁經紀甚勤日夜驅驅於非其好形神為傷卒致鳧沒之變志業不遂命矣予哉友人淺井生致書於余圖其後事於是西向舉哀遙題其墓以詩代延陵劍墓則名護

之
屋城南聖德寺中先塋側云

昔與子友視猶弟兄若蘭有臭千載同盟交臂不駐日月代更人世變化莫大死生宛子逝矣安藏子形漫漫長夜鬱鬱佳城欲往吊子山川隔程咨余於子遠愧巨卿子不余棄願夢通靈夢見不獲惻惻愴情

佐藤冬嶺居士墓碑文

佐藤氏先出自藤原秀卿其後世自奧從豐至君之
王父諱通卿者遊宦東都仕大久保侯晚掛冠去生
二子長子諱義卿就官土井侯而娶神田氏生君實
天和癸亥之歲也後以事罷流落都下會莊內侯優
禮見招以客事今藩君諱經卿稱新助初為近侍士
後為番衛長秩四百石凡事藩二世若干年致仕養
老號冬嶺居士後十二年以寶曆乙亥五月二十六
日卒年七十三葬駒籠天榮寺先北城君娶久松氏。
六男二女二女皆夭長子名義信承君祿職次名義
古為藩世子近侍長次名嗣德出後鳥海氏為藩侍

生

醫次名士魏字必大多病不仕自稱江海士次名甫
救幼為村岡氏嗣先卒次名義堅為藩公子近臣初
君姊諱緣以淑德聞會藩喪嫡夫人選亮內職生公
子小五郎君為嗣公子夭後先侯命為今侯母卒謚
號永壽夫人以故佐藤氏宗族重於藩異他臣云必
大狀君行事謁余家君請為之辭家君曰子所請者
非為不可而所以不敢則有說凡古之人至有才行
卓異功業著世事蹟足以記者或作之碑頌或載之
史籍當今之世昇平無為人々擊井而飲耕田而食
賢不肖亦各考終其天年彼此此相去一間耳於事

蹟可記為不多矣且父兄沒也子身欲使其籍斯文
以不朽者人情皆然苟盡納其所託欲塞之責則筆
硯之役日給不足蓋難予受者是以頃歲以老病廢
業為解壹避此役東面而征西夷怨非獨辭于子而
已請與他圖之必大哀求至切作包胥哭秦庭態家
君不得已為藏壙銘與之命余槩略所狀次之君本
以忠直謹慎著稱有大成君子風今觀其狀固多可
傳者而余文辭蕪穢拙於記事於叙譜屬生卒猶不
免有遺漏故至君行事不敢容易論著云爾

連城硯銘

質牙石方予璧經國之業厥績不匱考爾之績壹壹
趙氏之寶比哉

笙銘

雍兮喈兮鳳音傲象伊兮洛兮仙遊可想

画鷹賦

仰觀元精於天文兮搖先儼正予其位維靈耀之顯
赫兮或散形于羽類奉揚上帝之肅命兮奮騰虜牧
之攬轡遭遇少皞之御宇兮職在司寇敢有二呂尚
佐周兮翻逞其摯行父相魯兮蹇守其志去仁之殺
兮乘候服事羽之時者兮足以稱義託雄姿於五彩

兮發天機于片帛曠歲月以訖架兮忘饑飽而安宅
蓄永念以予兮立兮抑積怒而屹整翮豈迅逝展於
寥廓兮何逸氣盡于咫尺目容之疾兮側而不瞬凜
孰有深慮熟與荆卿去燕入不測之域頭容之舉兮竦
而不疲慨有長歎熟與王牆舜漢向殊俗之國蓄容
之利兮磨而不磷金鐵之英熟與干將發矟之色距
容之勁兮執而不失磐石之固熟與項王拔山之力
似喪配匹之可處兮如舊林之可憶匪擬鸚鵡之能
言兮假令周繆其警臆行藏無意兮剛之操全于一
德翕張非我兮矯之勢保于兩翼直上之材未

且企

試天縱兮輕禽不飛為之屏息決裂之性將馳電擊
兮走鳧為之伏應象之若茲兮其儀不忒神之儻存
兮亦不可測若夫孟冬十月嚴霜時降兮北風緊厲
草木蕭索兮郊原迢迢彌望千里兮野燒無際公子
王孫兮紅顏白皙狐裘危茸兮獵服鮮麗從禽於外
兮恣意奔詣韓廬之俊兮屈產之良弓矢矯繳兮車
徒滿場無物不從兮馳騁彷徨誰致其獲兮賴茲揚
兮貽威容之颯爽兮察自然之挺生徒待講上之用
兮何爾作態之誠讚歎繪事之特妙兮傾寫造物之
至精自非解衣之樂薄兮奚為援筆以經營

大上真人傳

古之逸民如巢田者有不屑天下之跡而百世之下稱之不已以其不屑天下之心不屑百世之下稱之不已居然可知必也吾求其志不改其樂麋鹿與居草木共朽遊世無間獨任天地之化苟取終焉於所遇是以自適逸民之真止乎斯已矣若夫高視一世之外驕倨王侯激貪厲俗顯然務美高尚之操者抑末也與彼苟取終焉於所遇是以自適者不可齒而論焉大上真人者不知何許人名字氏族一莫所知焉吾始視之於東都街市中望之則質々然被髮

來如饑且仆就之則體貌豐肥若飽梁肉魁然一丈夫眼光如射吾意其為異人藏身於乞兒者或有問之默而不應類病瘖者市中逢人有餘食則執視而立亦不為乞人解其意與焉則取而食否則去而不顧當盛寒之時裸裎卧於街頭頗有醉者狀觀者如堵群兒或以瓦礫投之大斲自若良久而覺熙々焉舒暢之色溢于顏面余謂傍人曰古之所謂入水不溺入火不熱冥於萬物無往不自適者母乃是耶真人蹶然而起眎余曰孺子管中窺豹耶人皆驚其開口始言余欲與之言疾走不及其後都人往々見之

云月餘莫知所之嗚呼真隱之士千百載以降懷道
自晦長往不返漢焉世莫得而聞者葦不可勝數吾
有觀於大上真人者故次其所親覩以為之傳

讀莊子謙豐城集

友嗚呼是吾社見子謙氏之遺州耶子謙長於余十六
而同斯臭味者二十有餘歲苟有所著交臂相示雖
造次周旋未嘗不談論於斯道矣三四年來子謙善
病容貌就衰社友皆憂其藩務之劇為之傷焉子謙
笑曰內之則上自天神氏而下至當世外之則虞夏
商周以及明清若東夷北狄南蠻西戎九域中一

載事苟繫於文書者吾目與心朝夕通之茫茫宇宙
立言其間以遺之於吾不可知之世丈夫為務也如
此若其不腆敝邑與賤有司之末者苟貪其祿以稱
其職耳是區々者何勞我之為言猶在耳其人亡矣
今也讀斯集則二十有餘歲所交臂周旋者果乎遺
不可知之世矣子謙沒後亡幾其配亦故三孤長者
年未滿十五日夜哀號求其怙恃不息雖復路人為
之慘慟子謙子謙今而遺於斯世者唯三孤與斯集
已矣掩卷不勝歎歎哀哉

丙吉論

丙吉當中興世代魏相受鼎足之任上與蕭曹並稱
實為西京名相而論者以問牛喘事至有迂相之目
傷殺傷余謂人氏置而不問徒問一牛之喘傲然以調和之
職為辭庸人愚夫亦知其迂論吉本治律令起於獄
史凡吏事緩急臨機於得其宜何有豈昧時務如此
而為不可知空言以為已任者哉有味哉吉役意於
矣矣孝宣之治蓋及其為相百爾處置皆當類此舉史僅
叙其一端已矣何者孝昭幼立委任霍光之雖終始
下竭力輔之其間當有威權移百司因事自擅之辭
經自然之勢也而孝宣英折之資少長寒賤歷試計難

潛掖庭日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傍觀多年常自
邑人龍飛之初嚴憚光若有芒刺在背則未能逞其
騰躍及先薨始躬大政明決四達至末吏微事莫所
不燭綜核名實賞罰必信加之魏相嚴毅誘之其弊
殆至尸祝越樽俎往來開慘礪之端吉欲禁其漸務
行寬大牛喘一問發狂夫阻之迂論以身為三公其
任異于往日比孝宣今日天子不與白衣同以為諷
諫抑其聰察為之晃旒黠續耳掾史以為知大體者
亦深知吉本意哉且吉於孝宣方其襁緥繫獄時豈
知有遭遇日牙一旦惻焉憐其亡辜身冒不測罪戾

特
護視遇莫所不至及冒_邑廢奏記霍光尊_立之_自
此之時吉視孝宣猶乳母視其子成立煦之_自
我成之望之日新耳雖居台輔位豈與他相建議進
說畢其智力虛幾納用以固寵任者目同日而論乎
吉意唯恐孝宣之治有虧中興之業不全孝宣固知
其至志任之凡吉周旋事人不得不留意聽用亦與
他相異而後世猶議孝宣慘礪西京元氣稍覺索然
由是觀之微吉中興之治有未可知者也吾故曰牛
喘一問有味哉吉役意於孝宣之治矣

擬俊寬與成經書

俊寬東向再拜陳言於丹波藤少將足下離別之後
寂無音問澗焉之情與洋海無際何異相思之切
朝暮徒攀慕足下於扶桑之日乃知足下亦懸念寬
於虞淵之汜各天萬里往若形影而居者今已為參
商懷之所積豈可得而覩縷者哉頃豎有王至于放
所始審足下及平判官進止風波安穩舟楫無恙
都之日親戚故舊要於路者若迎死者作于九原而
歸且足下壽祿復舊令問不替再事上皇判官先已
歸佛今也藏身東山閑居遠志各得其所不遠而復
家族之喜可知嗚呼寬獨何為者生不能再上父母

丘隴永終于鬼界流放之徒寬之悲憤自非徒下
判官天地之間向誰告之殘命且盡生前不能一言
以陳左右則死者若有知悠悠長夜吞恨無窮何世
痛之故命有王寬沒東歸乃呈新書於少將座前書
辭草々字不成行殆不任披覽冀與判官一展之即
筆所跡苟察其所欲言萬分之一則寬乃瞑萬里外
已矣夫平族素無列朝廷保平之際王室不易災釁
仍臻清盛遭遇時變入稱翊衛而其不快平氏義朝
之徒皆既燔滅爾後官階日月超遷遂立女爲自以
爲天子婦翁身當相國之任朝政由已威福自擅壹

后

盛兄弟并領左右大將其餘度藥宗族典歷大官
顯滿盛薰灼四方天下郡國諸平封邑居半二宮
已百官累足勝天之勢東京梁氏不翅當此之時朝
廷公卿自非平氏徒亮負位而已其當以次遷而爲
諸平所抑屈滯失望者不可勝數尊府君納言嘗有
積忿於斯加之承上皇密旨故協同諸輩謀張王室
寬素與清盛有舊而納言喻以順逆寬雖不敏不敢
以私負公乃於鹿谷莊招集同志私竊有謀焉度幾
效尺寸於斯舉以稱上皇旨期在旦夕奈天未定不
克誘其衷事覺上自納言下至寬輩人蒙戮辱妻子

塗炭西光之徒五毒兼至慘刑赤族其他幸而放宥
客歲平后有身清盛意欲其生皇子而身居外祖之
尊故外命王命大赦天下以祈其報福而於寬以遺
其舊與前舉謀特置不赦遂使寬一人倒懸不解以
耳其心既已以王命大赦天下而報私憾於其間以
毀國家制令清盛弄法逞志事人皆然寬後何恨焉
又聞納言先於赦所摘詔似不得良少將其痛當有
不可言者也自從共投荒裔寬與判官唯足下是依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况與判官三人者同此窮約日
後一日僅保性命耳鬼界所以一日不可住者足下

所熟悉今而寬之單子憂愁足下其以為如何饑不
得食寒不得衣俯仰所目但海與山耳無復田野豕
落不蠶織不耕種凡人之可衣食者何處求之食則
得魚蝦於窮海濱朝四暮三聊以充虛居則倚木於
樹松葉覆之風露豈可障乎嶋中之人言語昧于彼
此神情不接誰復哀寬既與人域隔又無曆日凡月
之盈而望草木之榮而春日之出沒于浩汗之際而
朝暮彷彿乎終有以記心耳火山日夜雷聲夷人炎
焰不息罪放之人若觸天怒然嗚呼寬家雖非衣冠
之族亦未至自執負擔之勤何知遭天不吊寵辱易地

譏寒猶且不免生陷鬼界無由得脫雖後病報使
何爾荼毒也相別之日風吼電逝忽滅忽失杳冥渺
時。即欲投身從之神魂消散絕者良久而所以猶持
形骸以有今日者徒幸足下慰藉之言於萬一淺之
寬為心也假令足下哀寬之情切于肌膚清盛險惡
豈足下所能移乎不唯望於足下之無為愈受世之
嗤笑焉爾昔人有言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寬在
都日交遊知識寔繁有。一旦嬰禍家口星散流離之
際妻兒尋為異物所遺一女耳今特有書傳其他既
無一字問其唯足下與判官時或擊心於寬死生乎

雞

馬

馬

妻子存沒京師近事有王口語略知之已矣放後未
滿三年窮困日夜若則若矣而私心未知殘骸悴體
非復昔日寬也有王跡而至也適遇諸途亦不記寬
乃至就問流人俊寬在何處甚哉疾痛慘怛傷人鋒
刃之利莫以尚焉及見有王悲喜交集恍惚誤以為
夢私恐覺後無聊其將如之何體疲神困夢覺不辨
之欲延數日命豈可得乎今當為鬼界之鬼永與足下
隔生吁命之窮無可奈何寬已矣哉往日綢繆何世
忘之每一念至不勝涕泣橫集冀足下勉修令德進
退相時多諱之朝常念克難判官超然嘉適方外處

幾無恙乎伏乞曲致寬意問至之日不知足下與
官西向一突寬耶臨書嗚咽不知所裁俊寬頰看

與烏石山人書

月日雜白西上七祀于茲河山之邈不翅西人之東
人之西而歸苟逢之則未嘗不問我山人盍歸京
師雖美非山人土何為留滯若此即問之則未嘗不
傳稱山人遊寓京師京師諸貴爭執笏于禮擁笏
迎者數十而不止隆之譽日新邦畿千里靡然響
風山人優遊其間式燕且盤亦是戾矣未有遑暇東
顧而私竊怪之往日兄事山人非一日之故雖今也

濶焉風彩猶尚在目伏察山人所以為山人於千里
外豈有嗜五侯鯖烏石山人哉蓋傳稱者道聽途說
流俗淳言而已矣頃觀留紅帖者乃山人所筆墨痕
飛騰殊覺居止清健欣慰曷已其詩亦山人所作若
千首凡海內所仰知諸王公主三公九卿拜賜陪燕
酬和贈呈篇々皆是一律莫不有焉獨欠應制耳
而神州名山大川若洛下風流翰墨之士寥寥乎莫
有一題波及之者與先所傳稱者若相符然雄惑矣
不知山人蓬戶朱門若法深遊戲耶將好事門人撰
其所榮成帖其餘不系因逐筆之耶不然確恐羅館

之靈將勒移于赤水之濱名高之為壽府自古然莫
少留意使如雄筆左袒山人者莫有聞隨駕之稱高
風為景仰所允不勝仰望之至雄也不肯獲罪於長
者固所怖懼然而笏蓄之恩中心藏之苟愚悃所至
不能默而已敢布腹心於尺一以陳之侍者前伏乞

清流

蘇察

與安達道士

遊于人間數月昨琴今棋若詩酒無日不歡然某
所聞有之身不能接其所歡然母乃似望海中神山
耶而蓬華至今莫有聞紫虛之音發乎半天若遊棄

然僂也凡骨滓穢為神仙所厭惡固知有罪欲往從
之負荆於下風奈仙跡所寄其處無常不可適從悵
悵何限聞之白生近日歸山道士雖厭僕凡骨何忍
輒遺其故伏乞方其駕鶴少時踟躕于赤水之上舉
手騰翥而去使僕仰丰彩於恍惚之際萬一是望

後松叔豹書

孟夏初二之書先秋鴻而至彷彿面晤乃知是下矣
省安穩會滕生日以斯文寥濶之懷頓覺釋然書
中戒確以有北客出都傳聞確困于酒日甚一日之
狀還告之是下者所以垂教不一而置觀續及後實

以雄思荒業廢為性命之傷為念至矣盡矣非我
豹誰可竭其誠約我以斯言予感謝曷已夫以曾參
為人雖云疎交固宜任其不殺人然有三人告之吳
母猶不得不踰牆而走况雄輕薄愷竄動致毀責醉
醜之態足下固所親見叔豹而不邀棄我則有一人
告雄沈湎日甚者千里之遠豈得不得為之念乎於戲
睽離幾歲今之我者非復往日周旋叔豹我者略所
其狀以答懇之之意非敢拒諫掩過之言度允而聽
焉雄少辨親去國華今之翁之之視我猶子我亦未
嘗不視翁猶父二十餘年于茲而寒劣自若雖日蒙

我

陶煦志業不進亦常局趣社友之後亦微名行顯
於當世劇縉紳君子之列固我所不分苟知吾生有
涯不肯婚官交無所擇博徒賣漿逢着則歡之則飲
之則醉之則歌呼舞蹈何所不至倘若無無人竊念亦
如是而足矣而性非上類之量醉鄉之盟亦不能執
牛耳是非叔豹往所親見予已而翁之二男尋沒服
氏無嗣社友以翁之侍養人命雄充膝下役雄先既
喪父母人而所怙恃亦惟翁耳且翁與社友固已知
我則豈以堂構濟羨望我者哉是我所以在三之義
不能辭讓欲效年廷鄂圖報萬一豈敢遵翁之箕裘

傲然抗顏以為人師云爾哉及移居赤羽謂諸飲徒
曰仲英新得父母已為人子苟供子職耳諸君以雄
不可復見為死請從此謝矣爾來至今既已三年以故莫有一
飲徒踵門呼雄者不惟飲徒凡遊翁之門者為雄也
友餘盡絕而不通日夜區々娑娑筆硯間杯酌之事
如忘偶應一二賁介請時賜餘瀝希鞫鞞如鬢猶
稱得醉矣稚之小器曷為能容數酌而五六年來龍
指豐肥皆曰過飲使然雄之飲比於往日不過十一
亦食糠覈耳非飲之故明矣大都往日嗜好自今視
之索然殊覺可厭故態總為烏有自計斷終過四十

心之衰廢既如八九十者壽不得長常於一旦宛填
溝壑遺今之父母憂夙夜競々雄之不似志業不就
天之所賦不可奈何至如以飲喪志損其天年則吾
豈敢叔豹察焉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假令雄
有一旦事不為知己如叔豹者所允使其謂仲英何
為自貶斯感誠為可恨之最恐將不瞑故傾寫肝膽
具陳以復冀其詳視焉佳稿間效鄙衷並文及詩若
千首併具意亦在示近狀案間賜覽幸甚月日

代淺吉與大垣戶留主書

吉聞之古人病耳聰者有以蟻動為牛鬪史傳所記

蓋有之矣而人之不信有之以其非人所可病者也
假令今而有之誰為實有之吉有病今陳其狀留主
聽之必曰吁吉也狂妄可憫矣豈惟留主哉吉自從
罹斯患每開口說之親戚朋友未嘗有一人以吉為
不狂妄者豈惟親戚朋友哉吉亦有時竊自怪之吾
其狂妄乎且從他人視之以為狂妄矣雖然吉非天
地也地以白為黑陰陽寢食之適與人無異誠如吉
所患其諸類乎以蟻勸為牛鬪者與吉不敢妄言留
主莫妄聽乎矣吉十年於茲無論日夜凡吉所在十
數步中常覺有人吹笛者其聲激朗清厲洞耳射心

瞬息之間欲莫聞之不可得焉吉心惡之不喜仇讎
而聲不離耳亦惟如影於形無處不爾若在水火
中父母憂之不遑寧處汲水禱我藥我一無其效蓋
父母之慈所不能救焉竊恐儻有舊怨者故作妖術
使我罹斯患朝暮彷彿如此寇於肩並盜於生欲驅
除之若有若亡與搏空捕影相似是以為人之子闕
其定省為人之民忘其稼穡四體不勤百事不理卒
為天地一廢人既而幡然念之豈有斯理是我心之
惑也苟志學以廣聞知於解其所惑何有於是辭親
離家千里負笈來于東都因緣一二故舊寄寓綠山

僧院尋師求友壹欲聞知其所未聞未知者才駕質
劣徒愆素志是懼而父母顧愛猶尚不已分擔石之
備以給遊學費吉不似未能成一日耳脆之養猶且
使其損朝暮僅所三四之資以及羈旅之乏若為可
為者自如受之豈志之所欲不得已也伏以留主國
之公族令聞日盛四疆內莫不仰慕政事巨細一取
其測色苟有疆內一黎不得其所者留主所分而病
焉若吉者亦疆內一介戡黎也留主於吉當在水火
中豈得恣然乎誠願留主垂矜吉之不肖提之携之
使符蒙國之仁恩稟升斗之穀無損父母保餘年之

資而客寓千里免絕粒之憂苟果所志以解其惑心
是留主教父母之慈所不能救以脫吉於水火中而
吉於留主不意參父母而已矣懷之所迫信筆直叙
敢干尊嚴罪不可測里諺曰賢者不畏蝮蛇留主惟
憐察焉吉再拜

與樂山公子書

日蒙延鑑湖之臺咫尺先塵若披雲霧上化人之宮
視聽總非人間之有小人固陋恐懼俯伏進退失措
而愛顧之厚賜坐命安西園托乘之寵莫以加焉伏
以先君義公英風曠世為宗室儀表修學好古崇賢

愛士凡名一藝者莫不招致河間大雅東平好善比
之為遠至今天下稱焉臺下承其遺韻而身居信陵
之位虛處之過賢如侯生者固多矣小人何幸亦廁
其末自顧賤愚之質既非其人徒為高明之累是懼
而臺下不屑猶且命小人曰後園新成柴桑之趣比
有南山悠然之興亦復至止思春綢繆中心藏之寤
彩不忘歲云秋矣霜露交降西風肅冷菊花鮮明東
籬供觀臺下從所親近應劉徐吳森而成列命酒賦
詩歡宴忘疲賞芳英於蕭瑟之候摘麗藻於搖落之
日當此之時小人且與一簡之授藹言自口亦各言

其志耳期已至矣不勝企望之至敢陳鄙懷且確白

後餘子綽書

忽辱一令即報賁郵有賞賜之事老兄亦與焉奉牘
欣抃具陳家君而謙虛之至再命而僕以幹吾同盟
故若少有借者長者之言一何至此老兄與于此舉
也進則顯其君崇賢嚮學之美退則使後進如雄輩
者亦知學則祿在其中勸于退而結綢稱吾黨有若
餘子綽者獲于其所仕如是誠內省而不窮於道所
謂其取青紫如僥拾地芴固非虛語以為榮老兄光
于其國以耀同盟者非但此舉而已亦盛事哉亦盛

事哉上樽之贈助萊舞之歡爲惠莫大焉家君命謝
厚意併致蒙賞之慶所呈鄙稿謬稱見返無一辭訓
非所望於老兄恐確取笑於大方亦老兄之咎也少
林觀楓期已至矣刻日尋報餘可面罄不一

總計二十五首



